

# 乡土语言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研究

## ——以《浮躁》英译本为例

田 容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8日

### 摘 要

贾平凹《浮躁》作为当代乡土文学经典, 蕴含着大量陕南方言、俗语与文化负载词, 其英译对乡土语言外译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以葛浩文英译本为研究对象, 借助译介学“创造性叛逆”理论, 将译者的乡土语言翻译行为划分为有意识性叛逆与无意识性叛逆两类。研究发现, 前者通过归化、简化处理提升了译文可读性与传播效果, 却弱化了原文乡土文化内涵与地方特色; 后者因文化认知局限, 出现文化典故、成语、俗语等的误译与简化, 造成乡土文化内涵与时代背景流失。本文系统分析了两类创造性叛逆的动因与效果, 可为乡土语言英译实践及中国乡土语言外译批评提供实证参考。

### 关键词

乡土语言, 创造性叛逆, 葛浩文, 《浮躁》

## A Study on Creative Treason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Vernacular Language

###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urbulence*

Rong T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9, 2026; accepted: May 18, 2026; published: May 28, 2026

### Abstract

As a contemporary classic of nativist literature, Jia Pingwa's *Turbulence* abounds with southern Shaanxi dialect, local expressions, and culture-specific terms, making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a valuable subject for researching the translation of vernacular language. This study examines Howard

**Goldblatt's English version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reative treason" from Medio-Translatology. It categorizes the translator's handling of the vernacular into two types: conscious creative treason and unconscious creative treason.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former, employing strategies like domest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enhances the read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the target text, yet at the cost of diluting the original's vernacular cultural nuances and local flavor. The latter, stemming from cultural cognitive gaps, results in misinterpretations or oversimplifications of cultural allusions, idioms, and proverbs, leading to a loss of vernacular cultural depth and historical context.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motivations and effects of these two types of creative treason,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n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both the practice and the critique of translating Chinese vernacular language for global audiences.**

## Keywords

Vernacular Language, Creative Treason, Howard Goldblatt, *Turbule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乡土语言，作为一种深植于地域文化、方言与特定民俗的鲜活语言形式，是乡土文学讲述中国故事、传递民族精神的核心载体。其外译过程，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乡土文化能否在异域获得真实而深入地传播。贾平凹作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创作始终扎根陕南，以深厚的笔力描绘乡村社会的变迁。其长篇小说《浮躁》作为商州系列的代表作，深刻刻画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与人情世态。小说中浓厚的陕南地域色彩、生动的方言俗语、丰富的民俗意象以及独特的乡土美学，在赢得国内文坛认可的同时，也为跨文化译介带来了显著挑战。该作品的英译本 *Turbulence* 由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完成，其译介成就获得了国际性认可，并于 1988 年荣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成为西方读者了解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窗口。

目前学界对乡土语言英译的研究已超越传统的翻译策略分析，发展为理论多元、视角丰富的系统化研究领域。黄勤、曾惠婷[1]基于“文化求真、文学务实”的译者行为原则，对乡土语言英译中的策略调适与功能平衡进行了探讨；林倩竹、王军平[2]引入“译者惯习”这一社会学分析工具，从译者社会化过程与职业性向的视角，系统阐释了译者乡土语言翻译决策背后的深层动因。冯正斌、汪学冰[3]则从译者行为批评与场域理论相结合的路径，对译者处理乡土语言的“务实为主，求真为辅”行为倾向及其社会动因进行了个案剖析。在此背景下，对于贾平凹作品的英译研究，学界探讨多围绕《废都》《高兴》等文本并结合多元理论展开，而针对《浮躁》英译本的个案研究大多聚焦于译本误译评析、方言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分析。王金岳、孙琳[4]以回译法为视角，通过剖析葛浩文英译《浮躁》中的文化负载词误译案例，发现文化缺省与认知视域差异是造成译者误读误译的主要原因，并证实回译法可有效检验译文偏差、揭示翻译失真问题；刘辉、邵学睿[5]从生态翻译理论视角分析了《浮躁》的方言英译，总结了翻译策略，但同时指出其译文存在文化内涵减弱及部分文化负载词翻译错误的问题。除此之外，学界普遍认可了葛浩文“删改式”的翻译风格，并对其“连译带改”现象进行了持续探讨。吕世生、郭庆[6]从解构主义“生命欲望”理论出发，试图为葛浩文的翻译偏离寻求新的理论解释；胡作友、彭九州[7]则从翻译伦理与读者接受的视角，分析葛浩文的删改动因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之间的复杂关系。

现有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葛浩文的翻译行为以及乡土语言的翻译进行了充分探讨，系统梳理了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风格及其背后成因，但在对译者行为动机的深层分析上仍显不足。现有研究普遍聚焦于翻译策略的归类与译者行为的宏观归因，缺乏精细化的分析工具，难以有效把握译者在具体翻译实践中所采取的决策依据。

为了弥补这一研究不足，本研究引入“创造性叛逆”分析视角，构建“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与“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分析框架，旨在更精细化剖析《浮躁》英译本中乡土语言翻译的变异现象以及译者背后的行为动机。为此，本文将细致梳理并归类译者在处理方言、俗语、成语等乡土语言时采取的具体策略，分析其背后动机，评估翻译效果，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本文期望通过这一研究，为深入理解葛浩文的翻译实践以及进一步探索乡土语言对外译介提供基于文本的实证参考。

## 2. “创造性叛逆”概述

“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可追溯至法国学者罗伯特·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翻译因其必然使作品进入新的文化参照系统而构成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背叛，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8]。

该概念引入国内后，以谢天振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对其进行系统地阐释与体系化建构，使其成为译介学理论的基石。谢天振不仅明确了“创造性叛逆”作为文学翻译本质属性的定位，更关键地在于构建了极具操作性的分析框架。他将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划分为媒介者、接受者与接受环境三个层面，并在“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中，开创性地提出了“有意识型”与“无意识型”这一核心分类[9]。其中，“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指译者出于文化调适、意识形态或目标读者接受等目的，主动采取的增删、改写、编译等策略，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与能动创造。而“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则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预设、认知盲区以及不可逾越的语言差异，导致对原文非意图性的误读、简化或意义损耗。这一分类精准地辨析了翻译变异现象背后的不同动因，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分析框架。

后续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多维度深化研究。许钧[10]从翻译主体性哲学出发，强调译者在“忠诚”与“叛逆”之间的辩证创造，进一步夯实了译者作为创造性主体的理论依据。王向远[11]对理论的伦理边界做出重要反思，警示需区分具有建设性的“创造性叛逆”与可能损害原作的“破坏性叛逆”，引发了学界对翻译伦理的持续探讨。对此，谢天振[12]进一步澄清了创造性叛逆作为描述性理论工具的中性本质，即该理论的目的在于客观揭示翻译中跨文化变异的必然性，而非进行价值倡导。也有研究在更宏大的层面指出，该理论的核心历史功能在于为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地位争取合法性[13]。针对这一术语的争议，笔者完全赞成谢天振教授的观点，认为“创造性叛逆”仅是描述翻译现象的中性学术工具，并不具备贬义，更不具有价值倡导。作为译介学中成熟的分析框架，创造性叛逆能够有效识别译者在乡土语言翻译中的主动策略选择与无意识文化误读，可为本文系统分析葛浩文《浮躁》英译本的乡土语言译介实践提供清晰的理论视角与分类标准。

## 3. 乡土语言概述

乡土语言是指具备鲜明地方属性、以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承方式、表达通俗凝练且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语言表达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14]。此外，乡土语言包括熟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俚语、成语、格言、俗语及方言等各类文化特色词汇[15]；其核心特质集中体现为“土”与“俗”[16]，是根植于地方日常生活经验与文化习俗的独特语言形态。乡土语言兼具

突出的方言性特征，多依托地方俚语、土话构建表达，呈现出通俗直白、贴合日常交际的口语化特点，同时凝聚着浓厚的民俗风情与民间智慧。对此，汉语乡土语言的翻译研究需以其“土味”特质为核心落脚点[17]。正是这些独有的语言与文化属性，使得乡土语言翻译不仅要完成表层语言符号的转换，更需兼顾地域文化与民俗内涵的精准传递，也正因如此，乡土语言被认为“很难移植到目标语言文化中”[18]。

乡土语言的“土俗”特质本质上是地域文化与民间生活习俗的语言凝结，其翻译难题并非单纯的语义转换障碍，而是文化的跨语境传递困境。这类语言扎根于民间日常，自带鲜活的民俗语境与地域认知，脱离本土文化语境便极易丧失核心内涵。在翻译实践中，仅追求字面对等会消解其乡土韵味与文化价值，唯有兼顾语言形式的通俗性与文化内涵的完整性，才能实现乡土语言的有效传译。这种难以完全直译的翻译特性，也为《浮躁》英译本中乡土语言的翻译实践提供了典型研究语境，成为剖析乡土语言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现象的成因、表现与译介价值的重要文本基础。

## 4. 《浮躁》英译本中的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

### 4.1. 方言的归化处理

作为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方言在表现形式上与普通话形成鲜明对照。它源自特定地域社群的日常生活，经由口头创造与传播，凝结了鲜活的本土生活经验。相较于普通话的规整，方言更直接地植根于日常生活现场，因而往往能更精准、生动地塑造人物，传递说话者独特的气质与身份。这种语言形态深刻受制于地方风习与地理人文环境，承载着浓郁的地域文化，因而成为辨识地方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在小说《浮躁》中，方言的运用构成了其文本特色的关键部分。译者在处理这些内容时，有意通过归化处理，以英语地道表达替代方言文化意象，有效传递人物情感与核心语义。

原文：这是大家“凑红”我。

译文：letting me stand tall.

这句话出现在小水的孩子鸿鹏“看十天”的宴席尾声，韩文举酒后真情流露的长篇感慨之后。它并非简单的感谢，而是对他前面所有回忆的一个情感总结，将宴席的喜庆气氛和对人情温暖的感念推向了高潮。在经历了小水惊险分娩、福运早逝的家庭悲恸后，这场由金狗、大空竭力张罗的宴席，成为韩家扬眉吐气、重获尊严的高光时刻。韩文举酒后吐露“这是大家‘凑红’我”，既是对在场宾客的诚挚致谢，更彰显出他在宗族得以延续的喜庆时刻油然而生的自豪与荣光。“凑”指聚集、拼凑，“红”指红火、热闹、光荣、喜庆。“凑红”指众人通过聚集、捧场、送礼、祝贺等方式，共同给某个人或某个家庭增添光彩、营造喜庆气氛、提升其社会声望。作为陕南方言，“凑红”一词精准描绘了乡土社会中通过众人聚集、捧场来为家庭增添光彩、提升声望的行为，它远超越个人情面，深植于地域性的互惠文化与荣誉体系之中。

面对这个在英语中无法对等表达的方言，译者葛浩文采取了明显的创造性叛逆策略。他舍弃了“凑红”所含的众人合力与家门兴旺的具体民俗意象，转而提取其核心情感意义“受人抬举、脸上有光”，并用地道的英文表达“letting me stand tall”来呈现。“Stand tall”是一个常用的英语习语，其核心含义是昂首挺胸、充满自豪与自信，它描绘的是一种因自尊、成就或外界认可而表现出的挺拔、自豪的姿态。译者没有选择字面直译，而是抓住了“凑红”给当事人带来的核心情感结果，并用一个地道的英语习语将其生动地再现出来。这种归化处理虽丢失了原文的集体行为维度与文化特质，但精准传递了说话者个人的自豪感与荣耀感，确保了目的语读者对当下人物情感的理解与共情。这是译者为保障叙事流畅与情感传递效率，而主动进行的归化处理。

## 4.2. 俗语的归化处理

俗语是由民众创造、广泛流传的口头定型语句，其语言通俗、形式固定，能简洁形象地反映生活经验与愿望。俗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包含谚语、歇后语等各类民间通俗语句，狭义则多指不带训诫意味、侧重描述的民间短语，还常带有方言特色与社会伦理内涵。这类语言表达通俗易懂、口语色彩鲜明。正因如此，在俗语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会采用归化策略，通过意译或本土化替换来跨越文化障碍，以保障译文的流畅性与可接受性。

原文：众人哈哈大笑，骂韩文举是门背后头的霸王。

译文：They had a good laugh over this, calling Han Wenju a closet politician.

“门背后的霸王”是一个生动且富于市井智慧的歇后语，其完整形式为门背后头的霸王——见不得人。它讽刺那些仅能在安全的范围内虚张声势，而于公开场合或面对真正权威时便显露怯懦的纸老虎式人物。这一表达根植于日常生活场景，以极具画面感的比喻浓缩了乡土社会中一种常见的人格与行为模式，语言质朴而鞭辟入里。在原文中，这句话是村民们对韩文举酒后畅言的即时反应。它并非严苛的批判，而是乡邻间基于深切了解所发出的、带有亲昵色彩的戏谑与调侃。

面对这个文化负载厚重、在英语中无完全对等语的歇后语，译者葛浩文同样采取了典型的归化策略，实施了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他完全舍弃了“门背后”与“霸王”的字面意象，转而牢牢抓住其私下耍威风、公开场合不敢出头的核心讽刺功能，并选用英语中概念与情感色彩极为近似的习语“closet politician”进行替换，实现了功能对等。“closet”准确对应了不见光的状态，而“politician”在英语日常使用中常带有鲜明贬义，多指圆滑、言行不一的人，虽与“霸王”在字面类别上存在差异，却能贴合人物虚张声势、言行不一的性格特质，有效传递原文的戏谑讽刺意味。该译法未拘泥于原文形式，以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为核心，在保留原文语用功能与幽默基调的前提下完成文化转换，成功重构了原文的表达效果。因此，这一创造性叛逆是乡土语言翻译中，译者以放弃形式对等换取功能对等的典型实践。

## 4.3. 历史政治术语的简化

乡土语言不仅是乡土生活与人情百态的生动画卷，更是特定历史语境与社会政治生态的微观记录。作品中的时代性政治词汇，体现了当时的制度与权力关系，是理解其深层内涵与时代背景的关键。在《浮躁》所描绘的20世纪80年代乡村，许多对话与细节都渗透着计划经济的时代特征，其翻译要求译者不仅进行语言转换，更需处理背后复杂的制度隐喻与意识形态色彩。然而，由于源语读者与目标语读者在历史经验与政治认知上存在巨大差异，这类术语的翻译极易遭遇不可通约的困境，因此译者的策略选择往往直接决定着原文时代感与批判性能否有效传递。

原文：田中正说：“我家里人都是肉娘呀！往年割三十斤，限十五就没了。你伯伯爱喝酒，今年好酒紧缺，你要买，我给你批个条去！”

译文：“I’ve got a family of meat hounds!” he said. “I used to buy thirty catties, and it was gone by the fifteenth. Your uncle likes his wine, but good wine is hard to come by this year. If you want some, I’ll give you a note so you can buy it.”

“批条”指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实行配给制，许多商品处于紧缺状态，人们需要凭借特定的官方凭证才能购买。“批条”就是由具有一定权力的人开具的购物凭证，它代表着权力与特殊待遇，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而译者将其直译为“give you a note”，仅保留了字面形式，却弱化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紧缺、权力介入物资分配的时代内涵与制度隐喻。原文中这句话体现了田中正在两岔乡具有一定的权力，译文则完全隐去了“批条”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与制度批判色彩。译者将极具中国

时代特色的制度符号“批条”，简化为普通概念“note”。这一处理在降低读者理解门槛的同时，也造成了原文历史与政治语境的流失。原文中暗含的计划经济语境、权力运作的制度隐喻，以及田中正借此彰显特权的行为方式，均在译文中被简化了，只传达了帮忙获取商品这一表层含义。译者本质上是为贴合西方读者的认知习惯，采用了去历史化、去政治化的简化处理，将这一极具中国时代特征的制度符号，简化为西方日常语境中的普通概念。

## 5. 《浮躁》英译本中的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

### 5.1. 文化典故的涵义简化

乡土语言作为特定地域文化的语言载体，不仅由方言俚语构成，更包含着源于地方戏曲、民间传说、特定历史的文化典故。然而，在跨文化转换中，这类深深植根于源语文化的典故构成了翻译中最棘手的翻译难题之一，其移植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源语乡土语言的思想深度与文化特质能否在译入语语境中得以生存。

原文：你要做了陈世美，千人骂万人唾的！

译文：If you want to act like Chen Shimei in the play, who abandoned his wife for another woman, the people will scorn you and spit in your face!

“陈世美”这一人物源自中国经典戏曲《铡美案》，其姓名早已超越文学角色的范畴，积淀为一种符号化的文化意象。剧中，寒门书生陈世美考中状元后，为攀附皇权富贵，不惜抛妻弃子，甚至企图杀妻灭口，最终被包拯以虎头铡正法。这一形象在民间流传中，已凝练为因贪慕权势而背信弃义的典型象征，成为负心汉的代名词。在原文中，金狗的父亲借此典故告诫儿子，即便日后发达，也不可学陈世美那般因贪图富贵地位而辜负曾相助自己的英豪。然而，葛浩文的英译“who abandoned his wife for another woman”虽通过同位语对其进行了解释，却仅突出了移情别恋的表层行为，完全未能传递出陈世美背叛背后贪慕权势、攀附富贵的核心动机，致使该典故所承载的社会性批判与道德警示在翻译中被严重淡化。显然，译者并未完全把握此典故在乡土语境中攀附权贵这一核心社会隐喻，从而在无意中简化了典故的内涵，扭曲了其价值评判的重心。

### 5.2. 成语的误译

成语作为中华文化的浓缩精华，也属于乡土语言的一部分。在《浮躁》中其常被用于刻画场景或人物性格，而译者在翻译时因对成语文化内涵及隐喻逻辑理解不足而导致误译。

原文：山上古堡坚实，持二十三杆“汉阳造”，也守得固若金汤。

译文：His impregnable mountain fort was defended by twenty-three Hanyang rifles, protected like liquid gold.

固若金汤形容城池或阵地极其坚固，如同用金属铸就的城墙和滚烫的护城河一般难以攻破。该成语出自《汉书·蒯通传》中的“金城汤池”，是承载中国古代军事防御文化的典型成语，具有鲜明的文化隐喻色彩。译者对这一成语采取直译策略，将“金汤”简单对应为“liquid gold”，未能准确把握其历史典故与内在隐喻。“金”喻指如金属般坚固的城墙，“汤”喻指滚烫难渡的护城河，二者共同构城池坚固、难以攻破的防御意象，而非字面意义上金色的液体。这种直译方式只保留语义表层，丢失了核心文化意象，在英语语境中极易造成读者误解，无法让人产生防御坚固的联想，与原文刻画古堡易守难攻的场景意图相去甚远。

此类偏差本质上是由于译者未能理解成语作为乡土语言与文化浓缩的内涵隐喻，从而导致其过度拘

泥于字面形式对应，忽视了中西隐喻体系和文化意象的差异。在乡土语言翻译中，成语翻译不应片面追求形式上的逐字对等，而应立足语境优先实现语义与文化功能的等效传递。

### 5.3. 俗语的误译

乡土语言根植于日常口语，其中包含大量源自生活的俗语。这些俗语凝练着民间的生存智慧，是塑造人物、展现其乡土性的关键。然而，俗语往往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心理与民俗信仰，在翻译中极易因文化差异导致深层含义丢失或扭曲。

原文：够他折阳寿的了！

译文：he can kiss his manhood good-bye!

“折阳寿”是一个植根于中国民间信仰的俗语，字面指减损阳间的寿命，其深层含义是谴责某人作恶多端，将遭受缩短寿命的天道报应，是一种极具道德诅咒色彩的严厉批判。在原文中，此话出自韩文举之口，针对的是田中正与陆翠翠的不伦关系。使用这一俗语，并非描述生理后果，而是借乡土社会民众所深信不疑的因果报应观念，表达说话人极度的道德义愤与对行为者将遭天谴的断言。葛浩文将其译为“he can kiss his manhood good-bye”，意为“他可以和他的男子气概说再见了”，完全偏离了折损寿命的核心要义，将一种严肃的、关乎命运与天道的道德诅咒，扭曲为对男性气质或性别特征的戏谑调侃。译者既未捕捉“阳寿”“报应”的文化内核，也未还原人物说话的严厉语气，仅从表层语境望文生义，造成文化内涵与情感色彩的双重失真。这种误译并非译者的主动改写，而是其对乡土俗语背后的文化内涵缺乏基本理解，仅凭字面进行简单替换，最终导致语义错位、情感失真。

## 6. 结语

葛浩文英译《浮躁》的乡土语言处理呈现有意识策略性叛逆与无意识理解性叛逆两种形态。前者以归化、简化等方式提升了译本可读性与海外接受度，保障了文学传播效果，但也因过度追求流畅性弱化了乡土文化内涵与地域特色；后者则因文化认知不足造成误译、文化意象流失与历史语境缺失，是跨文化翻译中的典型局限。总体来看，葛浩文的翻译实践既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也存在需要反思的不足。

因此，在乡土语言的英译实践中，可结合两类创造性叛逆的特点优化翻译路径。对于有意识的归化与简化处理，应把握好改写尺度，避免为追求译文流畅而过度弱化地方方言、民俗典故及历史术语自带的乡土内涵与地域特色，在译文可读性与文化传递之间找到平衡。对于因文化认知不足引发的无意识误译，译者应提前熟悉原文文本对应的方言语义、民俗背景与历史文化环境，减少对乡土文化典故、民间方言俗语的理解偏差，避免原文文化内涵与历史语境的流失。乡土语言承载着独有的地域文化底蕴，翻译时需兼顾海外读者接受与乡土文化内涵保留。

## 参考文献

- [1] 黄勤, 曾惠婷. 基于“文化求真、文学务实”的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探索[J]. 中国翻译, 2025, 46(3): 138-144.
- [2] 林倩竹, 王军平. 译者惯习视域下《极花》中的乡土语言英译研究[J]. 外国语言文学, 2025, 42(3): 88-99+135.
- [3] 冯正斌, 汪学冰. 乡土语言英译译者行为研究: 以《老生》为考察中心[J]. 外国语文, 2025, 41(3): 109-118.
- [4] 王金岳, 孙琳. 葛浩文《浮躁》文化负载词误译案例分析——一个回译的视角[J]. 海外英语, 2015(20): 108-109.
- [5] 刘辉, 邵学睿. 生态翻译理论视域下贾平凹《浮躁》方言英译[J]. 高原文化研究, 2024, 2(4): 137-143.
- [6] 吕世生, 郭庆. 葛浩文中国文学翻译的两个共识及矛盾[J]. 中国翻译, 2025, 46(6): 80-85.
- [7] 胡作友, 彭九州. 葛浩文删改式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J]. 中国文化研究, 2024(3): 160-169.
- [8] Escarpit, R. (1987)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 [9] 谢天振.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2(1): 30-38.
- [10] 许钧.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 中国翻译, 2003(1): 8-13.
- [11] 王向远. 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研究模式与“译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8(4): 1-8.
- [12] 谢天振. “创造性叛逆”: 本意与误释——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9(2): 4-13+141.
- [13] 耿纪永, 刘朋朋. 译介学的创立、贡献与对外传播——兼评《译介学: 概念与应用》[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 47(6): 120-128.
- [14] 周领顺. 乡土语言翻译及其批评研究[J]. 外语研究, 2016(4): 77-82.
- [15] 周领顺. 汉语“乡土语言”翻译研究前瞻——以葛浩文英译莫言为例[J]. 山东外语教学, 2016, 37(5): 88-95.
- [16] 张旭. 表演性文本之翻译——以黎翠珍英译《原野》第二幕为例[J].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一辑), 2015(1): 87-110.
- [17] 周领顺. 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 [18] 汪宝荣. 试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乡土语言英译原则与策略[J]. 山东外语教学, 2016, 37(5): 106-112.